

溫州經籍卷

溫州經籍志卷十四

瑞安 孫詒讓 編

子部

儒家類

宋

王氏

開祖儒志編
宋史藝文志三無編字今
從四庫總目九十一

一卷

宋史藝文志三
全書總目九十一
四

存

乾隆玉串
童基刊本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加于乾醇之際尙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國而數百年蘇平仲集十作載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者矣

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間公遺書皆以爲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閒
存一二集作二三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嘆惋久之茲過永嘉辱友公九世
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惟嶽二墓文觀是書雖
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以得其緒餘矣於戲慶歷
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
則其道不旣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羣聖人之道至濂溪橫渠明
道伊川諸子出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明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
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不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集作一而遽卒
集作瘁庸非天乎雖然楊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廣
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
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于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于書何
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

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旣幸得見少償素願又重淵克承家學無愧爲人後忘其寡陋識于篇末而翹翹望焉洪武庚戌春三月甲子翰林院國史編修致仕眉山蘇伯衡識

士有起于鄒魯不傳之後濂洛未倡之先卓有所知而能自立于世者其豪傑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託于人者不能不墜是故因人而覺者易先民而知者難韓退之箸原道而謂軻死不得其傳程子謂其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而以豪傑之士稱之然退之不過因文以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所得焉者也矧能眞見天人性命之理入道勝復之功措之言語文字之間平正精實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永嘉先哲王氏景山者不謂之豪傑之士可乎景山舉進士以所如者不合退與其徒講明理學所箸僅存者此編尤復闕畧失次司教清源諸葛文敏參諸王氏譜謀中手自校正閒以示予予謂自孟軻氏之

說不傳儒者之言大勢凡三變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蔡荀列之徒韓李陸賈劉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知求道養德以充其內惟務騁詞銜術以競乎外君子羞之然猶皆必先有其實而後託之于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爲尙沿及隋唐愈衰愈下徒託空言而無實矣三變而唐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相望號于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爲無見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爲兩物卒不能復乎古也五星聚奎文運天作濂溪者出建圖箸書闡發幽祕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上接洙泗下啟伊洛者孟氏之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起無所觀望倚藉而能不以近代儒宗之所習者爲師超然心領神會于千載之上言皆治國修身之要見匪扣盤柵燭之爲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非有是見而

能爲是言哉所恨在門無高弟不能使其說行于當時復壓于程朱之書遂不顯于後世而亂嗣之賢者又不知珍守其說于家卒致舛訛晦蝕幾失其真撫卷之餘豈勝感嘆循顧何人而足爲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乃職故不敢不竭此心敬序諸首銕梓以傳而自不知其爲固陋也弘治乙未八月中秋日新安汪循序

宋王氏景山先生永嘉人也登進士不樂仕進隱居東山之麓聚徒講學卓然爲歐邦道學開山祖其著作僅存儒志編一書私心嚮往今始得而讀之也先生旁搜遠紹以斯道爲己任其致力也以復性爲宗以立誠爲要躬行實踐歸于心得故能舉天人性命之旨剖析精微如道家常日用事也先生當洙泗旣遙伊洛未起墜緒茫茫江河日下夫豈樂自尊其說而爲是編耶抑有不得已于言者耶蓋自道學失傳而人心之害至于錮蔽而莫之救也或以衣食亂其心或以利害擾其念擾

擾于內寤寐不能休至嚮明物接我心復爲擾擾者引之而去無所主持虛靈之體日就汨沒不至日失其本心不止而惛惛者猶據是爲性之所近嗚呼性命中惡有如是之擾攘者爲哉亦見其惑矣是學術之憂卽世道之憂也先生有云有人焉中夜息于幽室之中我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于此時較之孟子雖鳴平旦之說者實相爲表裏又云君子處則其心安出則其道尊無他不欺而已矣儒者莫要于不欺其心耳不自欺其心必不忍欺其君父欺其百姓一誠所積物相感而化之然則是編之闡明道學關乎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先生資警而養粹德充而道光使天假之年何難參伊洛諸君之座論者似不能無憾然學者守其一二語可終身行之不盡先生不朽之業不具在是乎哉是編也覓諸藏書之家無有存者郡庠黃生之升偶得之農家服膺弗失郡司訓童君基爲捐清俸重鐫以壽諸世其篤于嗜古有足尙

者用是不辭固陋而爲之跋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清和之望前溫州

守後學金洪銓拜手題

刊本跋乾隆重

宗案 四庫全書提要儒志編與唐仲蒙子素履子宋家範帝學諸書並列儒家案云以上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學主於修己治人無所謂理氣心性之微妙也其說不過誦法聖人未嘗別尊一先生號召

天下也併錄之以見儒家之初軌焉簡明目錄亦稱其持論篤實竊謂鄒周程而後言理學者大抵率襍以禪學甚至朱陸互爭糾紛不已是編不啟斯弊或疑其入理不深正其去道未遠也雖所言無多不迴出

語錄語類等上哉板舊藏府學廨爲校補其缺頁系以目次并跋而存之咸豐元年辛亥上元日秀水金衍宗謹識

咸豐重修本跋

許及之敘賢良王景山儒志編一卷先生名開祖字景山永嘉人少蘊闊博有大志皇祐初以所業進召試至京以後時而歸築室城東隅盡

焚舊作絕意進取日與門弟子論道考德爲事多所箸述書成終不有
出獨儒志一書爲門弟子默記轉相授受故永嘉之學言宗師者首王
賢良焉惜其書所傳未廣某每介介近得番易洪公紫微與某所藏互
異乃移札友人新喻王欽若子善袁鄉中所藏數本參加訂正刊之臨
江郡庠因謂誦詩讀書當知其人不但識姓名而已也楊子雲作太玄
擬易自謂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子雲之書要不必謂其似易即使稍
不戾于易天下後世皆子雲也豈必有子雲出獨得而好之耶熟復是
書立言衛道大抵似孟子先生若有心者夫閉門造車天下合轍苟於
道無悖雖百世俟聖人可也否則子誠齊人之譏子豈得而辭哉慎江文徵

三十

舊刊本無

此敘今補錄於此

張振夔題後余讀儒志編既卒業始省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信
乎其有命也當宋慶歷閒伊洛未作吾甌有景山王先生生於僻壤而

能心領神會於聖賢之學奮然以復性爲宗雖所箸僅遺一編其中昌
明宗旨似不及伊洛之奧衍然其論學無過高之言論政無過迂之談
論人無過刻之求固醇乎其醇者也惜其短命與復聖同因喟然而思
孟子之言以爲智之於賢者或充實而未光輝聖之於天道或一闇而
未達兩者皆有自然之功候不可以智力究竟而此身忽焉以逝豈非
命哉昔陳侍制撰學業傳謂是編最末章則有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
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
吾何敢已哉其自負如是今童司訓鐫本其末章乃莊周之爲道而此
缺焉不載是首尾未完備也又按金太守跋亦云是編覓諸藏書家無
有存者黃茂才之升偶得之農家知其晦蝕於覆瓿之間久矣夫以先
生之夙慧具兼人之進取自弱冠發明經蘊已歸於實踐自省使天假
之年積其仰高鑽堅之力裕以瞬存息養之功雖周程張朱奚讓焉乃

卒年三十二所箸之書又闕畧失次自前明蘇伯衡諸葛文敏等先後
訪諸王氏家藏參以譜牒猶脫畧若是暨今七百有餘歲欲尋墜緒之
茫茫難已雖然學者但因今之所存求其昔之所爲教果得其一二言
以自課將終身行之尚有未盡亦何庸過求備也予竊怪夫世之干求
仕進者其形質之堅強過先生遠甚幸而富貴遂其欲且高年至耄
耋君子固以爲有命然一旦溘然以歿易世之後鄉人無復舉其姓氏
而先生以弱脆之質方壯遂殞歷今七百餘載猶儼然在人耳目間者
豈非富貴壽考極其耳目口鼻四肢之奉不過百年銷滅無存若復性
立誠一時縱限於修短之命而性理之所潛孚默感者愈遠而彌芳如
先生者宜乎君子不謂之命也顧予猶殷殷然嘆之者徒以吾甌有先
生其人當道學晦塞之時獨能唱爲此編爲周程張朱嚆矢而今甌之
儒者罕能聞知而興起焉此則予所爲低徊慨歎而不能自己者矣介軒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一儒志編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開祖撰開祖字景

山永嘉人皇祐五年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佐處州麗水縣既而退居
郡城東山設塾授徒年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多湮沒是編乃爲講
學之語舊無刊本據其原序乃明王循守永嘉時案循乃知縣見乾隆溫州府志十七此云
守誤始爲蒐訪遺佚編輯成帙因當時有儒志先生之稱故題曰儒志編
然考宋史藝文志儒家類中有王開祖儒志一卷則非循之所輯或原
本殘闕循爲釐訂而刻之歟其書久湮復出眞僞雖不可考然當時濂
洛之說猶未大盛講學者各尊所聞孫復號爲名儒而尊重楊雄爲模
範司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重楊雄開祖獨不涉岐趨相與講明
孔孟之道雖其說輾轉流傳未必無所附益而風微人往越數百年官
是土者猶爲掇拾其殘帙要必有所受之固異乎王通中說出於子孫

之夸飾者矣循字進之休寧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順天府通判所箸
有仁峯集今未見傳本不知存佚惟此書尙行於世云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己集儒志編一卷刊本右宋祕書省校書郎永嘉王

開祖撰按開祖皇祐中進士卒時年三十二學者稱儒志先生此書載
宋藝文志陳謙儒志先生學業傳皇祐賢良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
皇祐五年中第三甲進士第幡然不調而歸盡焚舊作縱觀經史百家
之書攷別差殊與學者共講之席下常數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幾
而卒年三十二其所著書多不出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今其書首
章言復者性之宅無妄者誠之原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
又曰使孔子用于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箸矣旨意若此者眾君子
評其爲知德之奧最末章曰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
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關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吾何敢已哉是其

自負豈淺哉當慶歷皇祐閒宋興來百年經術道微伊洛先生未作
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倡鳴道學二字箸之語言此永嘉理學
開山祖也不幸有則亡之嘆後四十餘年伊洛儒宗始出從遊諸公還
鄉轉相授受理學益行而濫觴亦有目焉

本書附錄

項喬甌東私錄五吾鄉王景山倡道學于伊洛未出之先其儒志所編
類先得伊洛肯綮後來鄉人遊程門有元豐九先生遊朱門有慶元六
君子實景山氏啟之今皆祀于鹿城書院

案儒志王祕校開祖萬厤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
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儒志編

十條乾隆間

教授童基刊本附劉屯田戴惟岳墓誌兩篇基識其後云右墓
誌二篇不載弘治刻本基從其裔孫永邑廩生王應銓所藏家
譜見之云湻祐閒東甌文學天台陳雷三山周備兩先生刻儒

志編于學宮獲先生所箸戴劉二墓誌咸附篇末基故仍之云
云是書宋末刊本卽附此二誌故蘇跋亦及之但不知許涉齋
臨江郡庠刊本何如耳至陳傳所載此書末章今本無之則弘
治重刊時已闕略失次故不無佚脫也此書闡明義理醇正精
切頗近法言申鑒至每條之末多引詩以暢其旨又與說苑新
序相似惟其說經頗多新說如謂詩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駢牝
三千匪直不正也塞淵者不達乎禮也天子之馬三千備國用
也而諸侯有之僭也爲不與齊桓又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者是
請命以來爲太王遷岐必請命于天子皆與漢唐舊詁迥異又
謂周禮不禁奔者及復讐非周公之心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幽贊神明而生蓍非聖人之言若此諸條立論未免太
奇以視王充之間孔刺孟則固不侔矣

許氏 景亮治說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作治統誤今從浮沚集七

二十篇

浮沚集七

佚

周行已許少明墓誌銘先生凡三上禮部而名不登于仕籍顧且老矣無以行其義爲治說二十篇奏闕下皆當世之要務久之不報浩浩然有歸志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邑之東山躬耕晦迹不復進取

浮沚集七

案許處士景亮忠簡公景衡兄萬厤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劉氏

安節

伊川先生語錄

一卷

二程遺書十八

存

二程遺書十八

予官吉永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語石門呂氏刊本作說今依元至治刊本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仰歎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二程遺書十八

朱氏河南程氏遺書目錄伊川先生語四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二程遺書卷首

謝上蔡語錄下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二劉各錄得數冊

高閑伊洛辨伊川先生議論不事文采豈有意于傳遠哉然猶班班可攷者以有劉元承之徒口爲傳授故也

劉左史集附錄

案劉左史安節伊川程子弟子萬麻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錄伊川語朱子編入二程遺書卷十八世無單行本故宋以來書目及地志皆不載